

## 身体运动与时代的精神救赎

——从《时代的精神状况》管窥雅斯贝尔斯的体育价值思想

彭雄辉, 谢松林, 邵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军事基础教育系, 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现代社会是庞大的生产机器, 它给予每个人固定的位置和职能, 使其成为“一般”工具, 剥夺了他们发挥个性、演绎生存的可能, 导致了现代人精神的虚无和焦虑。精神的虚无和焦虑折磨着人们, 而身体运动却能通过血液的奔腾, 让主体自我保存的冲动得到短暂释放, 让本真生存意志得到轻微的宣泄, 让精神的创造性、自主性得到片刻的欢愉, 满足了精神作为完整性的生存需要, 缓解了精神的生存需求与社会机器齐一化压力之间的对抗。不过雅斯贝尔斯还指出, 人是精神, 精神的救赎只能通过精神自己的努力。因此要复归本真的生存, 身体运动并无超越的内涵。身体运动只是精神本身所使用的治标不治本的伎俩。

**关 键 词:** 体育哲学; 时代精神; 身体运动; 卡尔·雅斯贝尔斯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2)03-0062-05

### Body movement and modern spiritual redemption

——Karl Jaspers' sport value ideology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 in the Modern Age

PENG Xiong-hui, XIE Song-lin, SHAO Wei

(Department of Military-based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2, China)

**Abstract:** Karl Jaspers thought that the modern society is a huge production machine, which gives everybody a fixed position and function, so that he/she becomes an “ordinary” tool, deprives the possibility of people playing personality and interpreting survival, and results in the spiritual nihilism and anxiety of modern people. Spiritual nihilism and anxiety torture people, while by means of blood rushing, body movement enables the impulse of self-preservation of the subject to be briefly released, real survival will to be slightly expressed, and spiritual creativity and autonomy to be momentarily pleased, satisfies the survival needs of spirit as integrity, remits the contest between spiritual survival needs and social machine's unification pressure. However, Jaspers also pointed out that man is spirit, spiritual redemption can be carried out only by the efforts of spirit itself.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turn to real survival, body movement has no connotation of exceeding. Body movement is only a trick used by spirit itself, which kills the symptom but not the disease.

**Key words:** sport philosophy; modern spirit; body movement; Karl Jaspers

身体运动这粒象牙塔中的人文种子, 经过了漫长的束之高阁的封存之后, 终于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片肥沃的土壤上滋生繁盛了。全世界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步入运动场, 宣泄人类的动物本能, 将身体运动变成了时代主流生活方式之一。与以往任何时代的身体劳动不同的是, 身体运动看起来似乎是没有

外在目的的, 它直接指向人本身, 无论是为了消遣, 或出于兴趣, 还是为了增进健康。这种没有明显物质目的的人类活动, 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前从来没有如此普遍的出现过。

任何一种时代潮流都逃不了人类认知心理的追逐, 身体运动也是如此。在认知冲动的激发下, 类似

于人们进行身体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身体运动有何价值、为什么要进行身体运动等问题都浮出了水面。这些是应然的价值问题，应该被置于体育理论的基础部位，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其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还处于初始阶段，得出的结论也不够深刻。处于市场经济实用主义背景下的人们对身体运动的价值说明直接来自市场调查——市民意识，而市民意识附着于功利潮流之上，于是身体运动的价值也就只能达到直接有用性的层面。与身体运动价值研究的基础地位相比，目前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导致这些终极的问题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甚至相互抵牾；由于没有点明问题的根本，种种说明都让人觉得只是一知半解。在这个问题上，李力研老师白首穷经，从文明宝库中挖掘出不少精神巨匠的身体运动观念，用以解答身体运动的价值诉求，让世人耳目一新。比如他提取的康德、卢梭、波普尔等的身体运动观念。本文写作手法模仿学习李力研老师，介绍了德国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身体运动①价值的哲学诠释。

雅斯贝尔斯<sup>[1]</sup>的身体运动价值观是从时代精神状况引发出来的，他于1930年完成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于次年发表。该书的第3章标题为“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这一章的最后附有“体育运动”一节，全节900字左右。哲学大家专门论述身体运动的文字是很少见的，这是撰写本文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本书的作者是现代著名哲学家，他的观点更具有时代性，作出的解释应该也是更加贴近现代生活的。

## 1 《时代的精神状况》主旨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奥尔登堡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思想中，“生存”是很重要的概念。“生存乃是自身存在，它跟自己发生关系并在其自身中与超越存在发生关系，它知道自己是超越存在所给予，并且以超越存在为根据”<sup>[2]</sup>。“生存是我所是的一切和我真正有意义的一切所绕之转动的轴心”<sup>[3]</sup>，雅斯贝尔斯<sup>[4]</sup>认为“没有生存，一切都显得空洞、虚无、无根、虚假，因为它已经变成无底止的假象、纯粹的或然性或单纯的经验实存。”生存重要特征是能动和可能，也便是自由，生存因自由选择而充满无限生成的可能性。在雅斯贝尔斯的观念中，能动的生存不同于客观的实存，他说：“不是我的实存是生存，毋宁说，我在实存中成为可能的生存。作为实存的人，我存在于此或不存在于此，而我的生存作为一种可能性却只通过我自己所做的每一次选择与决断进一步迈

向其存在或脱离存在而进入虚无。”<sup>[5]</sup>实存与生存，按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人应该不仅仅是实存，而应该是生存在世界上。然而，在科技发达的社会机器中，人们都没有活出自我(也便是生存)，而只是实存在这个机器中。由于“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sup>[6]</sup>，所以如何存在主要是精神的问题，这便引出了时代的精神话题。

时代的精神是宏观描述，指的是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传统信仰覆灭的前提下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社会的齐一化致使主体生存普遍湮灭的社会意志。时代精神的这一状况，肇始于启蒙运动，形成于工业革命，一直延伸到今天，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自工业革命以来，由功利本能驱动，并由生产理性为之辩护的市场经济狂潮无往不胜，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人类达成了统一意志——一切为了生产的最大化与全人类的最大幸福。于是，物质、金钱、功利、技术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时代主题的宝座，精神信仰、个体的生存和人生价值的思索都成了它的垫脚石，一个由群众和技术统治的社会机器由此产生，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有人都是工人，为庞大的社会打工，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中，每个人都被“局限于社会机器的某一规定位置”<sup>[7]</sup>，要求其成为“一般”，决不能追求“杰出”。社会机器有序的运转，为了生活必需品，为了更体面的生活，“人们只要求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sup>[8]</sup>。人成了“生活在一个一般地属于人类的状况之中”<sup>[9]</sup>。雅斯贝尔斯认为，庞大的社会机器对于全人类来说确实是功劳卓越的，如果以物质生产的总量为论功标准的话，只不过从人的完整性来看，事情就不复如此了，因为它将现代市民锻造成了一般的手段。作为手段的人“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之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之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sup>[10]</sup>，“生命变成了单纯的功能”<sup>[11]</sup>。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只精于算计和各种功利活动，从而走向了自我生存的反面，这正是时代精神的症结。雅斯贝尔斯极力反对的是人成为“单纯的功能”，认为人应该作为人而存在，而现实却已经如此：在社会机器的要求下，完整的人层层脱落，最终只剩下一般的生产功能。这个过程起源于劳动与快乐的分离。在巨大的社会机器当中，人们被打造成一般的零部件，发挥着一般的功能，获得一般的必需品，人们的劳动也同时消融在繁琐、复杂、碎裂和单调的生产链条之中。劳动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以致人们“在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不具有由成就感所带来的兴味”<sup>[12]</sup>。劳动的报酬就是工资，并且追求高

工资成为穿在广大市民鼻孔中的一根缰绳。当获得的薪水提高时,我们固然高兴,但这种高兴已经很难说是来源于劳动本身。结果是“所做的事情固然有其意义,但一旦完毕便烟消云散”,因为“任务不能成为那任务完成者的个性的一部分,并不导致个体的自我发展”<sup>[118]</sup>。劳动和人自己发生了背离,这种背离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有点类似,但剖析的层次更深。在雅斯贝斯看来,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不是简单事件,而是可怕的罪恶之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也使生活没有了前后连续持久性”<sup>[116]</sup>。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人的价值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通过劳动而实现;可如今的劳动与自我实现基本无关了,劳动是驱使的,不是主动的,人们在劳动产品中很难看到自己的价值,看到的只有货币符号。劳动与快乐分离,是因为劳动与自我的发展和价值脱离了直接联系。与快乐和成就无关的劳动不再神圣,而劳动又是人生的基石,于是生活也就显得不再严肃和连贯。不仅如此,社会机器灌输给人们的拜金主义思想和生活必需品的压力还给人们的生活打下了焦虑的烙印。当下,人们要活得体面些,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可能成为牺牲品的危险唤起了一种已被彻底遗弃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罹患从他的无足轻重的苟且偷生之中走出来而进入玩世不恭的冷淡麻木之中,进而再进入焦虑之中。总而言之,生活显得满是焦虑”<sup>[128]</sup>。虚无与焦虑的双重折磨,正是现代人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为了驱赶虚无与焦虑,人们疯狂的追求肉体和精神的刺激,以此来忘却精神的痛苦,因为一旦刺激停止,精神的折磨就会无法回避。

由群众授权统治的社会机器削平了所有的选民,它以生产效益为指挥棒,以技术为实施手段,对人们实行绝对的统治,把人降格成了单纯的功能,人成为社会机器的手段,这就是主体生存沉没的轨迹。主体的沉没以精神的禁锢为标志,因为在雅斯贝斯看来,“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雅斯贝斯没有明确表明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精神状况,但从他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批判中可以得出:人的应然精神状况是前后连续的、个性式的整体。生活是人的完整的、个体的存在方式,它的应然存在状态应该是过去、当前和未来的联系,而不是由不断失去的瞬间所延续而成并行至终点,只有如此,生活才是命运,才会被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实存<sup>[1147-148]</sup>。总而言之,人必须要建立起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纽带;他如果不是独立地去赢得对于自己生活之机械状态的支配,他就必定自己也会降格为一架机器,成为机器的俘虏<sup>[1142]</sup>。

不可否认,时代的市场经济走向是无法改变的,并且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空前的,所以它才能如此强劲地把全世界吸附在自己周围。但与此同时,社会精神文明的衰落也达到了文明史上最严峻的态势。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指出,“现代科学和极权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归根结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sup>[6]</sup>;雅斯贝斯所阐述的时代精神状况,最终关怀是个人自我的复归,即如何才能让人们在这个被技术、生产和利益统治的冰冷社会中,找回一点人性的温暖,实现作为本真生成的人而生存。“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因此,精神的完整和连贯是超出一切的。“每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可能的实存,都不仅仅是群众的单纯成员,都对自身拥有不能让渡的权利,都不能以丧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立实存的权利为代价而被融化到群众中去”<sup>[119]</sup>。并且他认为,尽管社会机器握有经过群众授权的绝对威慑,可以让人们牢固地坚守在一般的社会位置上,但人作为精神的存在,其“对自我意志以及实存(即自我表现)权利的要求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因此,在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的张力就是不可避免的”<sup>[113]</sup>。只要是人,就不会心甘情愿地做为一个物件,而是会渴望成为生存的主体。现实和本性之间张力的一端是由临时状况所造成的必须,另一端是基本的目标,即促进人类的更高发展<sup>[115]</sup>。张力的根源是人的异化,没有异化就不存在张力,但人的异化并不是只有当代才有,严格来讲,人多少是有点异化的,否则就不会有改变。与以往不同的是,今人的异化是从个人理性起源的,经过单个理性的集合和强化后转而成为超出个体自身的客观精神。这种绝对化的理性精神对个人具有超强的约束力,因此张力中自我的一方显得过于弱势,自我找不到代言人和发泄途径,几近被摧毁。雅斯贝斯的身体运动价值思想生发于这一节点,身体运动作为时代主体精神自保张力的主要发泄途径的身份登上了现代人的生活舞台。

## 2 身体运动作为主体精神自我保存手段的价值

雅斯贝斯与海德格尔生活于同一年代,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但在如何解决人性失落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尔选择了审美的道路,他开出的处方是:“唯有诗化才能度量栖居之维向,因之诗化是真正的栖居。诗化使之栖居第一次进入自己的本质。”<sup>[7]</sup>雅斯贝斯认为只有精神的自我解救才是最有效的。他没有提到审美,却提到了身体运动。

“自我保存的冲动，作为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在体育运动中为自己找到了发挥的场所；作为直接生命需要的一种遗迹，在训练中，在能力的全面性以及运动的灵巧性中得到了满足。通过受意志控制的肉体活动，力量和勇气得到了保存，而且追求同自然的接触的人体更接近于宇宙的基本力量。”<sup>[13]</sup>这是“体育运动”一节的开头，承前启后，是整节的主旨。

其一，自我保存冲动，也就是生命力，在劳动和生活中已经无法表达，因为劳动过程已经没有了自主性、创造性和完整性；生活也没有连贯性，在社会机器的淫威残害下只剩下虚无与焦虑。只有在运动场上，人们才能“通过体育运动来反抗被束缚、被禁锢、被限制的状况”。身体的暂时解脱能让生命力这一鲜活的精灵褪去死亡的灰色恐怖，让精神自我得到片刻的滋养和生息；

其二，身体运动的形式包含了无限的内容，不只是躯体。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是精神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尤为重要，通过身体运动给精神带来的短暂自由，使得“意志”复苏，使“力量和勇气得到了保存”。这类偶然的喘息机会，虽然不能让精神完全充盈，但至少可以让其不至于在社会机器的巨轮下被碾碎，为人们在自我生存微弱的哀怨声下，依然日复一日地从事着流水线上虚空的操作提供了仅有的资本。这个资本不是别的，恰好是自我的保存，自我保存通过身体运动“同自然的接触”进而达到“接近宇宙的基本力量”并得到片刻的满足，然后重又回到社会大机器上接受痛苦、冰冷的蚕食。以这种方式，自我保存的冲动才与精神覆灭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身体运动“为有可能危及生活机器的冲动提供了发泄的出路”。身体运动的生命冲动发泄之功，在于运动过程中的一般被打破，“技艺”、“冒险”、“优胜”、“非凡”突兀出来。精神被禁锢了，但身体还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并且精神可以借助身体这一手段实现自我延续的目的。从为生命冲动提供了唯一的可行通道这一立据出发，雅斯贝尔斯<sup>[13]</sup>才给予了身体运动如此高的评价：

“在体育运动中，我们仍发现和感觉到有某种必竟是伟大的东西弥漫于这个事业之上。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记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

雅斯贝尔斯围绕着身体运动对精神自由的裨益深入阐述，却绝口不提身体运动对体质健康的功能，而时代的身体也不见得比时代的精神舒服到哪里去，这都源自他“人是精神”的思想，也正是他的解释独到和深刻之处。从人是精神出发，到时代的精神被禁锢，再到身体运动能打破精神禁锢这一藩篱，身体运动的

价值大厦由此奠基。由于身体运动与存在取得了如此亲密的关系，“体育便成了一种哲学”<sup>[13]</sup>。如此来看待当代人的身体运动，是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见地，他看到的是身体运动还给了他一个人——一个“处于连续不断的危险中”，敢于挑战命运，“为了自己而奋力搏击，挺直身体投出他的长枪”的人。

在雅斯贝尔斯眼里，身体运动也不只是身体的运动，同时还是精神的活动，是原始生命冲动的表达。理性是灰色的，生命却应该是鲜红的，当生命之光被灰色的理性笼罩而变得暗淡的时候，通过心脏的跳动和血液的奔腾可以在黑暗中凿开一道口子，给生命火焰补给必要的氧气，不至于熄灭。所以雅斯贝尔斯<sup>[13]</sup>得出结论：“今天，体育运动成为对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即使极端精致的生活也必得在自然冲动的压力下进入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是活力的化身，越是充满活力的人越热衷于它，不仅仅是亲身参与，就连观看也可以达到热情洋溢的效果<sup>[8]</sup>。热情洋溢是生命力得到激发的表现，它与为了逃避空虚和焦虑而寻求刺激不同，前者是自我的生长，后者是自我的异化和枯萎。体育竞技节目能俘获如此众多观众的原因与动物世界备受青睐的原因差不多，它们都能诱发生命力，让人获得挣脱社会机器统治的力量和勇气，从而成为个性的人。

### 3 身体运动不能完全解救主体的生存

如雅斯贝尔斯<sup>[14]</sup>所述，身体运动对主体自我生存的作用是突出的，但他并不认为身体运动能完全解决精神异化的危险，在“体育运动”一节的最后他写道：“即使体育运动给合理化的生活秩序设下了界限，仅仅通过体育，人还是不能赢得自由。仅仅通过保持身体的健康，仅仅通过生命勇气的升华，仅仅通过认真的参加游戏，他并不能克服丧失他的自我的危险。”精神的恢复最终只能依靠精神自我的努力，“如果人要成为人自身，他就需要一个被积极地实现的世界。如果人的世界已经没落，如果人的思想濒于死亡，那么，只要人不能主动地发现这个世界中的适合于他的思想观念，人就始终遮蔽着自身。”时代的精神解救，需要的不是他人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自我的觉醒，也就是人性的复苏，让自我认识到他目前所处的处境和他的本性是不相符的，然后再为自我寻找一个适合的位置，让自我与社会和时代达到和谐相处。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必然要导致我们精神枯萎的。功利理性和生产的技术化是时代的实然，“抨击技术化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实现一种新的可能”<sup>[14]</sup>。实现这种可能的途径是把技术、功利与那些“不可机器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校正过来，让技术成为自我

的手段，而不是让自我成为技术的手段，因为“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就将毁灭个体自我”<sup>[1146]</sup>。假如这些都不行，那雅斯贝尔斯的预见——“人类将变得更聪明、更机灵，但并不是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有力。我预见有这么一天，上帝不再喜爱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重新毁掉世界，让一切重新开始。”<sup>[119]</sup>

可见，从雅斯贝尔斯<sup>[113]</sup>的整体思想观念来看，在精神救赎的事业中，“体育运动并无超越的内涵”，它根本不能螳臂当车摧毁时代精神的藩篱；相反，它只是主体精神自己给自己提供的安慰剂，当自我分裂异常痛苦的时候，当自我被虚无和焦虑缠绕窒息的时候，才躲入身体运动的掩护中回避片刻，然后重又回到异化当中，如此周而复始的“发泄”和忍受。体育运动可以缓解精神异化的痛苦，但并不是根治精神枯萎的良方。

在《现时代的人》一书序言中雅斯贝尔斯<sup>[9]</sup>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各代人都依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少数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产生过忧虑。而现在，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对每个人都变得显而易见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的精神世界还一直在被侵蚀，论述精神危机的言论仍不绝于耳，但像雅斯贝尔斯这样在庞大而多维的时代精神论述当中插入“体育运动”内容实属少见，似乎有点不伦不类。而在突出讲论体育运动任务的沉重之后，紧接着又说这种任务价值的轻微，与其说他是给了体育运动崇高的社会地位，还不如说雅斯贝尔斯是在揭露世人精神挣扎的窘态，他是在描述世人是如何的不堪忍受却又继续忍受着，而体育运动也在其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

雅斯贝尔斯身体运动的价值思想是非独立的，它是从时代主体的精神诉求来看待体育运动，而不是针对身体运动的直接思考。出发点不同，他所描绘的与体育学界的主流自然也就不同。应该说其精神价值是

珍贵的，不管是对时代精神的剖析，还是对身体运动价值的解读。

最后申明，正如译者所言，雅斯贝尔斯<sup>[1170-171]</sup>的论述“不包含任何明确的定义、推理和结论，而是在夹杂着隐喻的陈述中，力图达到一种对‘实存’的澄明。”这加大了把握其思想的难度，故而对其主旨的解读难免有偏差，因此，如有对雅斯贝尔斯的身体运动价值观存有兴趣者，建议研读此书！

#### 注释：

① 本文中的“体育运动”对应译著中的“体育运动”，由于本文的作者认为“体育运动”这个术语内涵比较模糊，且在翻译上也难找到对应的外文术语，而从全书内容来看，“体育运动”还能更准确的表述雅斯贝尔斯的主旨，故采用“体育运动”一词。

#### 参考文献：

- [1] 卡尔·雅斯贝尔斯[德].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卡尔·雅斯贝尔斯[德]. 生存哲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19.
- [3] N·劳曼. 新编存在主义词典[M]. 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2: 195.
- [4] Karl Jaspers. Reason and Existenz[M]. Marquette: Marquett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5.
- [5] Karl Jaspers. Philosophy (Vol.2)[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4.
- [6] 周宪. 20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06.
- [7] 刘小枫. 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4: 572.
- [8] 刘欣然, 东严严. 基于人类身体本能的体育运动哲学解读[J]. 体育学刊, 2009, 16(12): 27-31.
- [9] 卡尔·雅斯贝尔斯[德]. 现时代的人[M]. 周晓亮,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1.